

資治通鑑

後周紀三

第一百四十七册

205
135
5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六	二 三 六	五	正史類
册	號	架	函

漢 書 門			
一 三 六	一 五 七	五 九 六 五	類
册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三 三 函	一 三 六 册	五 九 六 五 號	漢
架	册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册 數	136 (135)
函 號	283 10

不許帶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淺草文庫

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

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二

起玄默困敦九月盡闕逢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

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人

舊史本紀
無誠字

契丹境俘掠 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柁度胡盧河入

寇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亘數百里至冀州成德節

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

拒之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

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

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

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蜀主遣奉鑾肅衛都

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趣七喻翻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

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

無斷斷丁亂翻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

廣上書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

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鄉為吉水縣言鎬非將帥才必喪

湖南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喪息浪翻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

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

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朝直遙翻言不行謂

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州武陵

郡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

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

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

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琇琇音秀宇文瓊彭萬和潘

九國志險
作阻紀事
本末御作
字

通鑑卷三十三 後周紀二 太祖

音注錯

本紀云三
日丙越長
沙

文金卷三

後唐紀二

二

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分扶叔嗣

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

人多相須成功情欵甚昵昵尼質翻諸將欲召溱州酋長

苻彥通為援淑音叙苻讀曰蒲酋慈由翻長行逢曰

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見二

十九卷漢隱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

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

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瑫它牢翻補西境鎮遏使以備

之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趣七諭翻以孫朗曹進

為先鋒使孫朗曹進奔朗州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

見上卷是年正月

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達等克沅江沅音元沅江漢益陽

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乾寧中改為橋江楚復為沅江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

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眾五百降之帥讀日率

降戶壬辰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造七到翻

四面芥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

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乙未至

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

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拆醴陵門潭州城東門折而設翻死者

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達入

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武平當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

執上疑脫
再誠二字

通鑑卷三

後周紀二太祖

三

蒲姓解空
在二葉表
全唐文
劉言收復
湖湘狀云
十八日
取岳州

本文乃有
李字

也府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

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又晉書載記氏酋蒲洪之先其家

池中蒲生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其後改姓苻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唐岳州

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

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

地惟郴連入于南漢林翻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

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

詔所在賑給存處之賑津忍翻處昌呂翻中國民先為所掠得

歸者什五六丁未李穀以病臂久未愈李穀病臂始上卷是

有李字文乃明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

至重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

遙朝直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

殿見賢面陳困欵惘苦本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

復扶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

處呂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

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

毋得挾私客訴猜七政翻假倩也事不干慶州刺

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彥

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綱商往公

通鑑卷三百九十一 後周紀二 太祖 四

本紀雜作

世襲傳使
下有奉表
二字新史
楚世家及
紀事本末
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後周紀二

四

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
雞族刺史郭彥欽擅加糴鹽錢民夷流怨蕃族獷悍
好為不法彥欽乃奏 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唐於古鳴
野雞族掠奪綱商 沙之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寧州北至
慶州一百二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劉

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鄰

謂唐也 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言削平湖南舊楚之

地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

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凡所俘獲

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

元年唐之保 潭人謂之邊菩薩菩薩薄乎翻薩桑葛翻釋典善普也薩濟也

言能普濟 衆生也 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供居

矣字宏刪

用 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

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

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

師無功比毗至翻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

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

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真能享無疆之壽乎 唐主思歐

陽廣之言拜本縣令以歐陽廣言邊鎬必敗之言驗也 十一月辛

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陝州徙邠

州難乃旦 討野雞族 癸酉救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

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

本紀發敕
淹一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後周紀二 太祖

五

惟禁賣于敵國先是兵興以來先悉禁民私賣買牛

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

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

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

公私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

行下孟翻 塞悉則翻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

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

待買邪五代之時不特方鎮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則在朝之臣

亦買宴矣 犒苦到翻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

蠻五萬攻郴州郴州丑 林翻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蠓石

異本不作 勿

蠓石在郴州義章縣蠓音豪

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

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

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

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為請誅誣告者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更工 衡翻

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劉

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使疏 吏翻且請貢獻

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

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

嗣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崇訓改名也 按考異則重訓當作崇訓

本紀劉言 奏係明年 正月乙卯

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羣羌所圍復歸欵復扶又翻求救於

夏府二州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辰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

二十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

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

馬王逵既得潭州則殺何敬真既殺何敬真則攻劉言而併朗州詔折從阮野雞

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

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自餘猶不

服方討之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佃亭年翻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

高貲戶使輸課佃之輸春遇翻下歲輸同戶部別置官司總領

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詰去

吉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

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

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閭門

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

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

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見賢遍翻悉除租牛課是歲戶

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

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

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

為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按葉仁魯漢高祖之親將也天

福十二年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帝之故吏必嘗事帝於樞密院或討河中鎮鄴都時也坐賊

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

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帝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行下孟翻鎮寧

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沮在呂翻閏

月榮復求入朝復扶又翻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契丹

寇定州圍義豐軍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定和都指揮使楊

真本自請

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

走之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

全父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

父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間帝汝討李守貞時也汝

輩宜効之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

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

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王峻固求

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高紹基屢

奏雜虜犯邊莫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

案目錄閏正月壬午朔無辛巳異本以上有壬寅二字本紀同

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屬為名或總云十六宅後止曰六宅紹基不

能匿始發父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翻近游淮上

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謂邊錫潭州之敗也

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初

王逵既得潭州事見上卷十月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

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

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

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

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拏奴加翻分扶問翻唯行逢文表事

真本得作
克紀事本
末同

達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

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

伺心將討之逵聞之甚懼伺相吏翻行逢曰劉言素不與

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

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周行逢之據有潭朗自此造端矣治直之

翻夫復何憂夫音扶復扶又翻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

身至朗州說言說式苗翻遣敬真全琇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兵侯

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

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

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

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妓渠綺翻敬真因

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

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全道永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趣七喻翻都頭

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達乘敬真醉

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丞捍禦而

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朗府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

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

敬真以徇未幾幾居豈翻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澶時連翻初契丹主德光

北還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

作二寶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馮道書寶文其一

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

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

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

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龍紐

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

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

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

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

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

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

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

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

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
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
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塔一角
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
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
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荆州刺史徐
瑋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得之以傳于晉洛陽
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
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
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
走為追兵所迫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永杼得而匿之
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
得秦真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
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禪
楊涉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
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隨身自焚
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
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
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
恢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

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
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仁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
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
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
亡竇建德妻與神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
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于此更工衡翻

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

人以符會等擅
歸召變也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衍若旱翻

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

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

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

所奏峻乃退舊制寒食節休假前癸亥帝亟召宰相

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

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

令詣闕已懷怨望間古竟翻令詣闕謂聽皇于榮自澶州入朝也豈有身典

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復扶又翻峻求領藩鎮見上月觀其志趣

殊未盈厭厭於艷翻又於鹽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

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言視朝臣如几上肉

撫天子如嬰孩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王峻王殷佐命有功一體之人

峻得罪故慮殷猜懼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

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

往視之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

折從阮時為靜難帥帥兵討野雞族而還師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

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鄜方無翻紹基乃

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

知延州三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為開封尹晉

王王峻既貶始召榮入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寧節度

使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

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

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敗補邁翻帝以郭彥欽擾羣胡

致其作亂事見上年十月黜廢於家初解州刺史浚儀郭

元昭與權鹽使李温玉有隙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聞喜為解州解戶買

本紀甲戌
丁丑州
下有事字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周紀二 十一

翻權古 岳翻 温玉壻魏仁浦為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

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

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

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

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

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

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第仁滌仁滌曰吾兄

平生不與人為怨况肯以私害公平既至丁亥仁浦

白帝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

原王仁鎬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復以

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失潭州馮延巳罷相周行逢

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惡鳥路翻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倣

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屬之欲翻夏四月庚

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

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

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貸與

民至絲熟而徵其絲上時掌翻帝領之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

所舉悉蠲之思亦無怍色怍疾各翻自唐末以來所在

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校戶教翻母音無姓

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後因以為氏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

常思傳四作十此取本紀 異本之下有己輸者復歸之六字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周紀二 十一

是蜀中文學復盛自漢司馬相如楊雄以來蜀中號為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

之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

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

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

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由是雖亂

世九經傳布甚廣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王逵

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

琰琰古孝翻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劉言

為武平節度使鎮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秋七月王

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唐大旱井

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

之民與兵鬪而北來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帝聞之曰

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

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

載者勿予予讀日與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

降唐又欲攻潭州其眾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

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

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翟

伯翻又徒歷翻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

殺劉言於朗州為潘叔嗣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張本九月己亥武

宋史本傳
作義本
紀漢作
新史南
漢世家
作旋禎
作祥

通鑑卷三十一 後周紀二

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

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為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悉則翻契丹寇樂壽齊州

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

不克并其黨伏誅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瑋

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

宋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屬隰州北至貝鎮九域志吉鄉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皆大水帝自入秋得風痺疾痺必至翻又毗至翻害於食飲

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

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

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

於大梁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者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

正殿隔為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

洛陽南漢大赦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

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

于西郊祔享于太廟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侍佐命之功也

橫戶孟翻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

又多掊斂民財處呂呂翻分扶問翻掊蒲侯翻帝聞之不悅使人謂

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帑他翻卿欲用則取之

據本紀癸
亥上亥補
冬十月三
字下刪冬
字紀神
主至在次
日

通鑑卷三十一

後周紀二 太祖

七

本傳云依
舊內外巡
檢

據傳以郊
禮在近故
有此請
本紀流殷
早一日

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惡鳥路翻甲子福
 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
 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
 展奏北漢將喬贊入寇贊於倫翻擊走之王殷每出入
 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從才用翻量音良邏
 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
 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
 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
 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
 復行之唐罷貢舉事見上卷上年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
 水塘溉田以實邊先悉薦翻白水塘在楚州實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
 己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
 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
 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
 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
 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
 右拾遺徐錯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
 唐主怒貶錯校書郎分司東都錯鉉之弟也錯口駭翻唐以

梁廷枏攷
異云案諸
書南漢無
取道州明
文十國春
秋地理表
於楚考異
似誤案誤
者胡注非
考異也

通鑑卷三十一 後周紀二 顯德元年甲寅

楊州為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罪
二徐路振九國志鉉錯皆徐延休之子

道州盤容

洞蠻酋盤崇聚眾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酋

秋翻盤姓也即盤瓠之後
郴道二州時皆屬南漢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

冕左右掖以登塔朝直遙翻被皮
義翻掖羊益翻纚及一室酌獻俛

首不能拜而退俛音免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

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劇甚也增也
幾居希翻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

而已進爵莫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

晉天福初蜀猶與中國通開運以後中國多
事蜀有吞併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戊寅

罷鄴都唐莊宗始以魏州為東
京後罷東京以為鄴都但為天雄軍 庚辰

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

見賢
遍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

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唐明宗以軍士流言濫賞
養成其驕莫肯效命何足

法也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

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

軍之外鮮有贏餘贍昌艷翻鮮息
善翻贏餘經翻汝輩豈不知之今

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

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

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驕兵於分外希賞
苟非以法齊之其

無厭之心庸有
極乎索山客翻初帝在鄴都漢隱帝天祐三
年帝在鄴都竒愛

後周紀三太祖

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

榮入為開封尹去年三月榮為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怪

之翰請問間古覓翻言曰大玉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

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

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

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

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為節度使通太原人

也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見唐

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

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此無他惟多藏

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

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當衣於既翻斂力瞻翻甃蒲歷翻搏埴而

陶之今謂之甃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

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

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

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

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

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離力智翻庚寅

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

漁當作魚

通鑑卷三十一 後周紀二 九域志

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大明鎮原武凡八口滑州白

馬縣有靈河鎮漁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大明鎮在大通軍

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翻先悉薦翻至是

分遣使者塞之帝命趣草制趣讀日促以端明殿學士

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

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

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

使重直龍翻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

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諸班馬軍都指揮

使總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朝三衙之職助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

軍利州三鎮皆屬蜀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

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長知兩翻屬之欲翻分扶

問是日帝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宣遺制

丙申晉王即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樞前即皇帝位

世宗實錄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初靜海

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十一

年子昌岌立昌岌卒岌魚及翻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

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北

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

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

南漢世家 昌文作昌 潛錢大听 攷異云據 黎前安南 志略吳權 子昌岌昌 濟昌文相

通鑑卷三十一 後周紀二 太祖 七

繼嗣立授受分明則生長安南距宋初未遠所言必得其實較之正史為可信也

通鑑卷之三

後周紀二

七

騎如晉陽

考異曰晉陽見聞錄袁帥騎五六萬號十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錄

北漢

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

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

義成軍滑州武寧軍

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領賊將張暉領三千騎為前鋒今從晉陽聞見實錄

考異曰世宗實錄

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趣七

蜀左匡聖馬步都

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

二事

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蜀人皆惡之

惡烏路翻

蜀主使將兵救

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

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撓奴

教內慙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

以為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

蜀主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

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辰嗣裔倚父勢暴

橫為國人患

橫戶孟翻

翰林使王藻

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伎術之待詔者

五代有翰林茶酒使蜀蓋仍唐舊制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

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

并誅之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

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

驛宋白曰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西北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

張元徽與令

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

千餘人筠遁歸上黨

潞州治上黨

嬰城自守筠

通鑑卷之三

後周紀二

七

即李榮也

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谷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

避土名改焉世

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

平陽遁走以來

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歸也事見上卷

勢感氣沮

必不敢自來

沮在呂翻

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

易以鼓翻

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

年少新立

少詩照翻

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

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

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

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

為山否

馮道歷事入姓身為宰輔不聞獻替唯諫世宗親征一事

帝不悅惟王溥

勸行帝從之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

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

罷軍職

罷其掌禁兵之職也

蜀主愨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

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北漢乘勝進

逼潞州

乘梁侯驛之勝也

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

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

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

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磁墻之翻

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

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

漢

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

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

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

紀事本末
漢下有軍
字

白重贊已見上十四葉重贊以下六字宏移在彼世宗紀命留守係甲申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周紀二

三

使清淮節度使何徽

寧江軍夔州屬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

義成

節度使白重贊

龍直

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

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

趣七

宣徽使向訓監之

監古

重贊憲州人也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

奉梓宮赴山陵

山陵在鄭州新鄭縣

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

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

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

帝欲兼

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

好謙曰

晁直遙翻

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

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

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

懷州獄也壬

辰帝過澤州

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

宿於州東北北漢主

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

南

劉昫曰高平漢泫氏縣地宋白曰漢泫氏縣後魏改玄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

六十里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

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

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北漢兵却帝慮其遁

去趣諸軍亟進

趣讀

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

曰陣下同巴公鎮在晉城縣東北

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眾頗

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訶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

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

將左軍居西

白重進當作白重贊

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

通鑑卷之三十一

後周紀二太祖

三

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北漢主未戰而先有輕敵

之心宜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

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

勅敵也勅渠京翻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未可置陳而知其強弱楊衮必有見於此

輕進北漢主奮顛曰顛如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

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

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

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

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

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

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幾居豈翻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

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

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

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

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

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

人進戰

世宗紀分
注引隆平
集引弓大
呼五位

通鑑卷三十三 後唐紀二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

帝先悉薦翻 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靡披普 彼翻內殿直夏

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

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號夏津漢鄆縣唐

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

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义去年馬全义自澶州從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

員指揮使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之下行戶剛翻言於帝

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

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陳讀曰陣

下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趣讀曰促元徽前略陳馬

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

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

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沙陀自謂劉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楊

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

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

契丹之眾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

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

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樊愛

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剽匹妙翻重直

用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

通鑑卷三十三 後唐紀二 太祖

三

之校戶教翻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

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

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

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薄迫也復扶又翻下

卒復同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

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僵居良翻勝音升是

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

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還從宣翻有達曙不至者

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

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

餘人賜貲裝縱遣之貲當作資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

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

笠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笠乘契丹所贈黃驢驢力求翻詩駒注赤

馬黑髦曰駒黃色近於赤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雕窠嶺在高原西北由江

猪嶺路入宵逃夜行而逃失道也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

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筮

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憊蒲拜翻伏

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

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卧行宮帳中張

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塔旣親且專掌殿前兵侍衛左右故訪

世宗紀至潞州晚一此日新史同

以其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

死未塞責塞悉則翻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

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

大呼稱善呼火故翻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

餘人使疏吏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朝直遙翻

將即亮翻下同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

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

祖廣順元年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櫜

車歸葬櫜車小棺也櫜音衛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

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

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

職兼節鎮祿賜優於遙領者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此正除節鎮張永

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

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領嚴州刺史

使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嚴州隸嶺南時為南漢所有遙領刺史耳今武臣所

領遙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

郡地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

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校戶士教翻

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行戶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薛史

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為奉國軍主遷本軍廂主劉延欽為控鶴主是其徵也釋趙

晁之囚

囚趙晁所以威衆戰勝則釋之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

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

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

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

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

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

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

北漢既敗走移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并

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

使白重贊副之

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

漢昭聖皇太后

李氏殂于西宮

周太祖既踐阼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年

夏

四月北漢孟縣降

孟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原徙治陽

此孟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孟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

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為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

年改原仇為孟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

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

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

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勅兗州管内已有沂州其

儀州改為遼州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

州皆不下

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

太祖世宗
二紀並卯
作已新史
同此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後唐紀二

氏九域志冀北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沁音七鳩翻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

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說式丙翻漢超即降乙卯

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三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

葬與北漢交兵廟號太祖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

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

州固辭齊王弘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鎮王弘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

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

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

酖殺之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

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

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

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史言謀不先定遣者非廟勝之策

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

俟再舉帝不聽師有歸志宜其無功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

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剽匹妙翻稍稍保山

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

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

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山東近便諸州謂邢趙鎮定己未

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度徒洛翻庚申太師中書令

瀛文懿王馮道卒考異曰五代通錄諡曰道少以文懿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世宗紀遣
李穀在丁
巳丁巳先
戊午一日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後唐紀二 太祖

孝謹知名

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

唐莊宗世始貴顯

馮道事劉

守光位不過參軍入唐始貴顯

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

離力智翻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為人清儉寬弘人莫

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

滑音骨沈持林翻

嘗著長樂

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馮道長樂老叙既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

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

自樂何樂如此之自述如此時人徃徃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

管子之言

禮義治人之大法

治直之翻廉恥立人之大節况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

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

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

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死事之臣十

有五

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珣李

遐張彥卿鄭昭業凡十五人

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

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

惡鳥路翻

薄其世而不肯

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

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

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

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卦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

新史雜傳
勸上有長
字紀事本
末勸下有
哭字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紀二

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
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
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斷音短為開封
之于偽翻
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此事
歐陽
公得之於五代小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
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
沼翻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
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
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
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

言

質音茂易也
間古莧翻

岌若巨山不可轉也

夷考范質之
為人蓋學馮

道者也岌與
屹同魚迄翻

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

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
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

維汝鳩翻治直
吏翻行下孟翻

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

五朝八姓

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
王各為一姓石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

宗各為
一姓

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

面變辭曾無愧怍

怍疾
各翻

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

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
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紀二

太祖

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
 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
 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見賢邦無
 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
 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冠古玩翻國存則依違拱嘿
 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
 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
 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遠
願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引論語夫
翻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

醢果誰賢乎

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

衛東門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

愆過也

時君亦有責焉

時君謂五朝

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

之人中君羞以為臣

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

太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讐語其智則社稷為墟

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復扶彼又安

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

時君之責也

温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

史郭言皆舉城降

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益大軍既退則其地復為敵有矣

皇后傳
上有自字
綱目陸本
並同

癸酉晦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剄古頂翻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廣順元年帝鎮澶州三年入為開封尹太祖為帝娶之為于偽翻壬戌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趣七喻翻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

及契丹通事楊耨姑

勅渠京翻耨奴篤翻

舉城降以勅為忻州

刺史

王達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去年王達移使府於潭州復扶

又翻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津藩

土井有恪

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千戶 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三

起闕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

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已而潘叔嗣殺王逵

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

帝自上黨趨晉陽七日而

至旗幟環城四十里

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

楊衮疑北漢

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

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

門拒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

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懷撫鄭處謙處昌呂翻

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

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

州契丹退保忻口

九域志忻州忻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

丁亥置寧

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

殺鄭處謙

沁七鳩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

誣奏云

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

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

諸將陳以待之

陳讀日陣

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

二十

恐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

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

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

還晉陽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將州兵來

朝

將即亮翻

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

復扶又翻漢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見

二百八十九卷

以德辰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

異本病下有及史彥超死五字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陝失冉翻 考異曰世宗實錄徵懷孟蒲陝丁夫數

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

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

陽見聞錄六月且周師南懷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

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衝趨捷跳梁於城

隅哺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

初王得中返

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周兵圍晉陽留

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

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

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

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

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

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

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

也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

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

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避其前率眾躡其後帝曰朕一

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果出兵追

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還從宣翻芻糧數十萬在城

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

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所得北漢州縣

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

據目錄及舊史世宗紀甲辰上亥補六月二字

異本下下有者字紀本末陸本竝同

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雖得屬

郡而無益者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

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丙寅謁嵩陵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

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與庚午至大梁帝違眾議

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

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

眾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必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

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

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褊輔不若選

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

全唐文一
以倒

守式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

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

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主憂

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河

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鎮入朝太祖廣順元

河西事見二署其子為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

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為冗

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牙將而得節棄

都元帥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

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淄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

齊齊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

副使魏仁浦為樞密使范質既為司徒司徒竇貞固

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課役皆不免

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何足怪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

將兵守江猪嶺逼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

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

率府副率 己巳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為鎮國軍 初太祖

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九卷

太祖廣順元年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晏少時嘗為群盜少詩照翻至鎮悉

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

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

為我語之使勿復為幸為于偽翻下請為同語牛倨翻復扶又翻為者吾

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

碑衣於既翻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坐納藁稅藁禾稈也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場官藁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藁

通鑑卷三百九十三 後周紀三 太祖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東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

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己酉廢安遠永清軍

唐以安州

為安遠軍晉以貝州為永清軍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

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

羸倫為翻但驕蹇

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

亦多由此

如唐閔帝潞王是也

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

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

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

斥去之

去羌呂翻

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

世宗紀云
己未大閱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

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

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

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帥所

類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

練之力也

史言周世宗彊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

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

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

清肅

河自揚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

派普拜翻匯戶罪翻水回合也

彌漫數百里又東

北壞古堤而出壞音怪古堤前代所築以防灌齊棣河者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

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

稗捕魚以給食勝音升菰音孤蔣也稗旁卦翻草似穀者朝廷屢遣使者

不能塞塞悉則翻下同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

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主疾病命其

子承鈞監國疾甚尋死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

云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

是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

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

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繼元之

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

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

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曼積

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且改乾祐

十三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

十三卒行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

定王劉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

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

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曼即位稱乾祐

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曼之乾祐七年也曼卒鈞改元

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

元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

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

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

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

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

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

陽見聞錄劉繼顯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為據

遣使

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

訥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漢主曼次子也北漢孝和

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粗坐

十二之二
當作一

五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

帝馬希萼之帥群蠻破長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

年帥讀曰率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澠州蠻酋苻彥通所掠

澠音叙酋慈由翻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

湖南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

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

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苻秦之亡苻宏

奔晉從諸桓於荆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為苻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宜知禮義有以

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

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使者先來

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彥通慙

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

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

郡縣皆屬黔中道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使

謂湖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况翻不過蠻夷一酋長

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

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

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去羌呂翻因虔朗獻銅鼓數枚

於王逵谿峒諸蠻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

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逵曰虔朗

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

使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為武泰軍節度黔其今翻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

府政預聞湖南達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為

邊患王達之逐邊鎬也表為鎮南節度副使鎮南軍

唐王達表以其號寵劉瑫耳充西界都招討使 是歲湖南大饑

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

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達因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

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

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

目錄要下有吏民便之四字綱目紀事本

末異本陸本皆同

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為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

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

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

更名書之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與己並列恥之夏

難乃旦翻自唐以來為緣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塞

路不通周使塞悉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

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

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

貨悉仰中國賀音茂仰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

奉官齊藏珍齋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

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彝興惶恐謝罪戊子蜀置威

武軍於鳳州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

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敗補

邁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

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

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胡盧河即衡漳

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

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為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

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冀州修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為靜安軍按薛史其

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將即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

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

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

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

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為

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

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二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

也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

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行下孟翻審

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

否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

執 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為靜安軍 帝常憤

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疆藩割據中國日蹙

矣 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

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

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帝納其言為取階成秦鳳張本

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

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

於秦州使疏吏翻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本不足

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

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為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隘鳥懈翻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

立標幟幟日志翻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

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

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解之外解古隘翻聽

本紀略作量

王朴傳開
作平新史
周臣傳宋
史陶穀傳
及全唐文
皆同

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

北邊城寨及甲兵以備周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

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治直 又自唐晉以來

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

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

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比音 以為中國之失

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 今必先

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

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

橫戶 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

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

結其心也隱卹 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

所以豐其財也去羌 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時使

以時斂 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

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

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

間古覓翻下同間同 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允攻取

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

也唐與中國以淮為境自淮源 擾之當以無備之處

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

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

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

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數所不悉師則

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帝之

北王朴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

取也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

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

有燕地燕於賢翻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卷讀如

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惟河東必死之寇言北漢據河

也仇不可以恩信誘誘音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

異本當上有必字王

朴傳同

之敗事見上卷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

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

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今士

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

以出師期讀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蓄積於邊上以

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

少詩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斷丁凡所規畫皆稱

上意稱尺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

開封府事開封在鞏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

臣相得亦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將即王溥薦宣

有素矣

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

順二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答居

潤偕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也音子感翻五月戊辰

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趣七勅天下寺院非勅

額者悉廢之勅額者勅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與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

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

唐以魏州為鄴都與唐府晉改為廣晉府大名府蓋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

壇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

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鈎徧鈎其膚凡鈎皆掛小

燈圈燈盞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今人帶布加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蔽斷音短幻戶辦

本紀云甲戌詔

漢乾祐元年三月改廣晉為大名府溫公備書在前胡氏失攷本紀鉗作鈗全唐

文同新史紀云廢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此同舊史

翻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

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

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

八千七百五十六見賢王景等拔黃牛八寨黃牛寨皆當在秦州界

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

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為北路左衛聖步

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

副之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遙領也珂丘何翻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

去成都未遠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

懼而不敢進

妓妾西歸重直用翻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

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

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趙季扎雖誅無救於秦

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

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

城東不利威武城前蜀所築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

等為蜀所擒陳讀曰陣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

唐間古莧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

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

都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禎州

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

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為龍川縣徙循州治焉

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於是高

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龔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

河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

檢三司事未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

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供副者供辦以應太祖

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濮

木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故帝以利權授

翻

異本庚作甲

本紀南下有面字下文王景兼官準此

院字衍據本紀八月景範罷而美代之

異本之下
有帝征伐
四方用度
不乏美之
力也十三
字

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

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

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

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帝

從之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

司尋以父喪罷政事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邁翻獲將卒

三百已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

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

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

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

鈸鐸之類觀古玩翻鈸浦撥翻聽留外句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

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

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春遇翻時勅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

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納到上謂待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

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

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

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鼓翻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

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

兵出斜谷屯白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

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

入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

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喻翻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

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

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

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

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

亦潰玘蒲眠翻 考異曰十國紀年玘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

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偽秦州

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即以

城歸國今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玘澶州人也澶從實錄

連翻帝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為

郢州刺史王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

成卿擇帥之力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甲子上與

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

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

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冒莫北翻為于偽翻差之為言稍也

索目錄甲子晦

乙丑來月
朔此蓋蜀
曆而溫公
沿之異
本罪下有
皆釋之三
字

異本章作
華佗作順
並綱目紀
事本末陸
本皆同

通鑑卷三十三 後周紀三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

成都請罪皆以慶國喪師也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

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劔門白

帝為守禦之備守劔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沂峽而上者募

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權古岳翻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喜許記翻

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等政事日

亂既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九卷

太祖廣順二年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

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

彥超見二百九十九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為于偽翻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

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

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

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

資糧悉罷之史先叙唐所以感國之由場音亦清淮節度使劉仁贍

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

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

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

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之翻汴水自

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

本紀等下
有州字

後周紀三 世宗

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埔橋東南抵唐境

皆武寧巡屬也埔余拱翻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

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丁未上與侍臣

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

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薦翻上命悉

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廣也又遷墳墓於標外

立標幟見上四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沒擾動誠多怨謫之

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

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

異本命悉

州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

真定人也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戍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

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

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違物性其四州

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

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畧分扶問翻唐主

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

趣壽州趣七喻翻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

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圍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

陸游南唐書元宗紀劉彥貞劉仁贍二傳竝二作三

萬屯定遠

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

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

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且

翻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

密院事

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

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敗補邁己翻下同

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

口鎮

此時唐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

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

鄭仁誨率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

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

府判官陳彥禧入貢

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 帝以詔

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

本

午當作申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

降也

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

人於上窰

窰餘招翻又作窰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

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

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

億故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

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

本紀以上有辛丑二字

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

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

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慎縣也南北畫淮為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

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

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九域志壽州安

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潁河十里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

艦數百艘趣正陽趣七喻翻下同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

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斷音短則腹

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

鎮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圍城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

此必利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九域志開封府

南至陳州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

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艦戶黯翻礮與若浮

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

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

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陳潁二侯李重進至臣與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先

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退未為失計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

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

後周紀三 世宗

陸游書成
作成本紀
及馬令書
作咸吳仕
臣引江南
野史作城

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

萬萬為億億億為巨億詩所謂萬億及秭孔穎達所謂大數也由是魏岑等爭譽之

譽音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

漢之良將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

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

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

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

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

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

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

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理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

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

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

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

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

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

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

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

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又東百餘里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

至正陽此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復扶又翻殍被表翻宜先

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

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

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

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丙辰帝至壽州城下

營於淝水之陽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為

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

廢縣為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

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

營於塗山之下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

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為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

口南岸正對馬頭城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

唐兵于渦口敗補邁翻渦音戈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

五十餘艘艘蘇遭翻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

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

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

無厭犒苦到翻厭於鹽翻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

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為潘叔嗣殺王逵張本唐

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

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

軍民俱死於此耳何敬洙為將亦唐之良也因王唐

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

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司姓也左傳奏敗唐兵三千

餘人於盛唐敗補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

寶四年改為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擒都監高弼等獲戰

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

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宋白曰

地劉宋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

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

主為于願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

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為其主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暉整眾而

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陳讀大呼曰吾止取皇

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

又翻中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竹仲翻

宋史太祖紀城門作啓閉異本命下有明且乃得入五字紀同但明作詰名臣言行錄帑藏下有至數日三字

通鑑卷三十三 後唐紀三

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弘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史言

太祖勇於戰謹於守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它朝翻藏徂

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

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竇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衛

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訶遺表薦其

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

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

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竒之太祖重竇儀竒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儀乃為普

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

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

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

言行錄活上有全字

本紀徐作滁下準此

後唐紀三

世宗

三

案王知朗至滁州即
是詣軍前也胡氏不
察徐字之為譌因文
生義故誤

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甲輸春遇翻

戊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軍前而抵徐州恐犯兵

鋒而帝不答以唐主猶敢抗禮死也戊寅命前武勝節度

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

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

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

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戌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戌瓦橋時也

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訶知揚州無備

詞古永翻又翻正翻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

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

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

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

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繒慈陵翻犒軍牛五

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

知其欲遊說犒苦到翻說式芮翻下欲說同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

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

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為界未嘗遣一介修好呼好

到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

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

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

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語牛倨翻亟來見朕再拜

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

勞力到翻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

王弘傲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

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

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鼓翻會唐主有詔撫

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嘗置江陰郡及江

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滿告程云周詔書

已至程為之言於弘傲偽為于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

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

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

可失弘傲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

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

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

勝謂唐之可乘也兵弘傲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

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乙酉韓

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

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

破當作敗

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

服匿于佛寺

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軍士執之令守髡苦昆翻被皮義翻

長山在鄂州南界

唐立寨以備潭朗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

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

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

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

獲芻糧二十餘

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

梁有內園苑使又

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

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

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

讓皇之族于泰州今以

周師攻逼復遷潤州

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

坤等攻泰州拔之

南唐升海陵鎮為泰州九域志楊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刺

史方訥奔金陵

自泰州南奔泰興縣度江取潤州至金陵

唐主遣人以

蠟丸求救于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去年帝置靜安軍于李晏口

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

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

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

奔吳越

帥讀曰率南唐于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通

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

江而南即吳越之蕪州界

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

曰吾事令公至矣

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

案目錄癸巳晦

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

帥讀曰率 達聞之還軍追之及于武陵城外朗州武陵郡

與叔嗣戰達敗死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集達繼蓋周

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公妖

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

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

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

散歸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

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

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

兵叛達遠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

湖湘故事達連夜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

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

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

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

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達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

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

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達敗走為叔

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達差牙將押送淮南將陳

澤等蓋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

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壽馬氏行

事記載達攻袁州叔嗣叛之丁壽云達三月至潭州

四月叔嗣叛丁壽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達于朗州皆

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衍屢獻文章不得

調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敗逃遁

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馬氏

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

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

一本遁作去

多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

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于衍云壽亦國初人疑其說

得于衍書皆不可為 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

據今從十國紀年 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

府潭州太尉 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將以潭

謂周行逢也 州處已處昌呂翻

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

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眾謂行逢必

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行逢曰叔嗣賊殺王帥罪當

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

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

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

迎已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眾入朗

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以叔嗣

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

嘗為之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埒

耳埒龍輟翻等也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

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九翻令至都府受命此

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

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

順二年九月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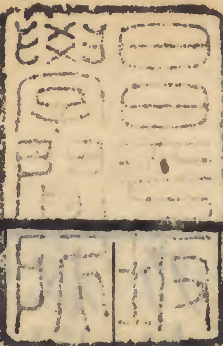
出郊勞勞力到翻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遣

人執之立于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校戶王

達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王帥帥所類翻吾以疇昔之

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

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津藩

平松正慈
土井有恪同按

平松正慈傳... 津藩... 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津藩... 平松正慈... 土井有恪... 同按...

